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眞經取善集序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屛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旣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覩紫氣之瑞識其眞人度關虔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

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靜世治隆平卒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爲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譏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爲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

人各隨其意為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掊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傅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志鑚仰之為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為功豈小補哉王賓廼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
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
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
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
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
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惘道德之衰微著
書九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
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
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徧
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

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護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耄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誚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令

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常乃眞常也

首標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 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强名曰道既云爲道有言有説代廢代興非真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

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然皆不常
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
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
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輝
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爾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温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
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
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吕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爲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爲萬物之母乃道之徼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

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爲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徼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徼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徼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溫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徼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者道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衆妙之門此章言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徼妙斯可以造真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

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所好也若知美之爲美是心有所美也心有所美於心爲惡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

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不免望洋向若○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爲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均爲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極衆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通道爲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眞常故以此篇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

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依造而有倏化○
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
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
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
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

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
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為 心常凝

靜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爲六境之所
傾奪
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
以聖人處事以無爲行教以不言而事以
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爲
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夫唯無累
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
對者烏能攖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爲之
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阜然獨化不爲己有羣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

給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髙大萬物自爲各正其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爲累故曰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遠矣帝堯成功

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讓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人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真常之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為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溫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

賢者出衆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爭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阫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寶之取金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爲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爲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

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
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傅奕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
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强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志氣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不壞之相若質成子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强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强所以嗇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髓之府髓備則骨強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強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强骨而化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吕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爲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皆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聖人體道治身而無為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不盜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無為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周武之所以為王故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離言說超形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以天下皆知次之既不為二境迴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胷中故以不尚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此精神內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

沖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

充塞而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

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温公曰深不可測常爲物主

淵反流全一說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静回而爲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爲一者全矣兮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爲淵淵深而静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能測惟静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静似爲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

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温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爲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

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耀也內不失眞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變終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令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

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為用其體虛而

不盈爲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
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
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
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
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
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

唐明皇曰槖者鞴也籥者笛也槖之鼓風
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橐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内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内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内始言天地不仁

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不如默默而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

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斃故但稱不

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爲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
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
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
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
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
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

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褰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錬形之術也故神形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之資始有生是為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為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動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大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强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虛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
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
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
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内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

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

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爲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之公不私一己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一

○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二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一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爲五行首離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募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

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

水之所居善爲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

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

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冲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

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內明外晦用心深靜反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

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

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

群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陸佃曰履千險而不失其信遇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為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為物未嘗有言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為曲直隨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

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

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
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間而無逆物之心
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氷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
隨時而巳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
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
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

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

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由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爲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吕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

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執持所以防溢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止

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溫公曰揣知物情鋭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以慮失而鋭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鋭

揣者巧於度情鋭者利於入物揣度鋭利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奧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

下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幷焉至貴國爵幷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

蘇子由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譽富貴之實也名譽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鋭勢必挫衂金玉滿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而不尸知損為益乃符天道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爲䰟諸陰爲魄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䰟也此篇言載營

魄營即魂是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魂主經營動作爲一身之運爲魂則兼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先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

舊說皆謂營爲魂唯元澤御解說營爲止也一說載者形載魂魄也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舒王曰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王元澤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

馬巨濟曰營魄者異事在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爲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出以生成也

營止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營魄載者以神載魄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與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鍊陽神消陰魄身化爲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爲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爲本莊子曰不離於情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纂微曰言人欲學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氣而喜怒哀樂不爲神之所使以致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者和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刳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刳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覩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

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中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
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民安國霸精者
身之本愛嗇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
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
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
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
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
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
而不唱
此申專氣之義也恐鈌氣之士有使氣之
强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申無疵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
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
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三者混而爲二乃道之全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鍾會曰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

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内用藉體利以得就但利用相藉咸不可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車惠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大道夫輪轂為車埏埴為器户牖為室此有也人賴以為利轂中空虛輪得轉行器中空虛物得感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

無也人賴以爲用有爲實利必以無爲用無乃妙用必以有爲體有無相待亦猶形神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爲主神以形爲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錬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爲喩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奚異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眞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奚不然馳騁田獵尤爲甚

大康畋洛表而五子咸怨哀公好田獵而
詩人所刺外作禽荒田獵無度迷於正性
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
饕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
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夫明月之寶夜光之璧適足以賈害孟子
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鍾會曰眞氣內實故曰爲腹嗜欲外除故曰不爲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爲腹不爲目諸相例也

爲腹者守精神而眞氣內實不爲目者去六情目不妄視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目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爲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

夫聖人清淨六根於此獨言不爲目者蓋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眞聖人之去取槩可見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爲辱者以其若驚也

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寵之猶辱之也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

所以爲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貴者尊貴也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輙自累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祿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爲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爲辱受寵於人爲下之道既

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慍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溫公曰爲士者以道德爲上爵祿爲下上榮也下辱也衆人乃寵其辱捧之則栄舍之則悲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烏能有驚若以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

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

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何豈非大患乎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

身爲患者以吾執有其身爲患大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爲身寘乎造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滅壞其身喚

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爲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毋我子綦之喪我是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天下大器非道莫運天下神器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

困於物者若可試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延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託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此章言辱

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爲患本忘身則無患既忘寵貴之累則絶驚患之憂然後貴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二